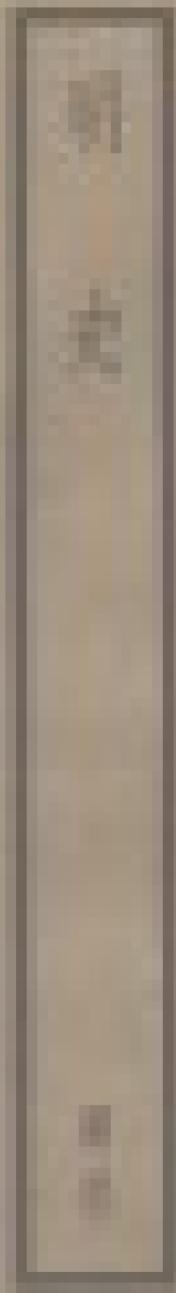


明  
史

冊異



明史卷二百九十七

列傳第一百八十五

總裁官總理事務 繼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孝義二

王俊

劉準

石鼐

任鑑

史五常

周敦

敬

鄭嵌

榮葉文瑄

傅穢

楊成章

謝用

何競

王原

黃璽

歸鉞

何麟

孫清

宋顯章豫

劉憲

羅璫等

容師偃

劉靜

俞孜

張震

崔鑑

唐儼

邱緒

張鈞

張承相等

王在復

王鋗等

夏子孝

阿寄

趙重華

謝廣

王世名

李文詠

王應元等

孔金子 袁

楊通照

弟通杰  
浦邵等

張清雅 白精忠等

王俊城武人父爲順天府知事母卒於官舍俊扶櫬還葬刈草萊爲茨舍寢處  
塋側野火延爇將及俊叩首慟哭火及塋樹而止正統三年被旌劉準者唐山  
諸生父喪廬墓冬月野火將及塋樹準悲號告天火遂息正統六年旌表楊敬  
者歸德人父歿於陣爲木主招魂以葬每讀書至戰陣之事輒隕涕不止母歿  
柩在堂鄰家失火烈焰甚迫敬撫柩哀號風止火滅正統十三年旌表

石鼐渾源諸生父歿廬墓墓初成天大兩山水驟漲鼐仰天號哭水將及墓忽  
分兩道去墓獲全弘治五年旌表任鏗夏邑人嫡母卒廬於墓黃河衝溢將齧  
塋域鏗伏地號哭河卽南徙嘉靖二十五年旌表

史五常內黃人父萱官廣東僉事卒葬南海和光寺側五常方七歲母攜以歸  
比長奉母至孝常恨父不得歸葬母語之曰爾父杉木櫬內置大錢十爾謹志  
之母歿廬墓致毀既終喪往迎父櫬時相去已五十年寺沒於水久矣五常泣  
禱有老人以杖指示寺址發地果得父櫬內置錢如母言乃扶歸與母合葬復

盧墓側正統六年旌表

周敖河州衛軍家子也正統末聞英宗北狩大哭不食七日而死其子諸生路方讀書別墅聞父死慟哭奔歸以頭觸庭槐亦死鄉人異之聞於州知州躬臨其喪贈麥四十斛白金一斤路妻方氏厲志守節撫子堂成立後爲知縣鄭瑛石康人父賜舉人兄襲進士天順中母爲猺賊所掠瑛年十六挺身入賊壘給之曰吾欲丐吾母豈惜金第金皆母所瘞願代母歸取之賊遂拘瑛而釋母然其家實無金也瑛遂被殺廉州知府張岳建祠祀之榮瑄瓊州人三歲而孤與兄秀並以孝聞天順四年土賊據瓊城瑄兄弟扶母走避遇賊秀謂瑄曰我以死衛母汝急去瑄從之秀與母遂陷賊中官軍至秀被執主將將殺秀瑄趨至叩頭流血泣請曰兄以母故陷賊母老家貧恃兄爲命願殺瑄存兄養母主將不察竟殺瑄後有葉文榮海寧人弟殺人論死母日悲泣不食文榮謂母曰兒年已長有子請代弟死遂詣官服殺人罪弟得釋而文榮坐死

傅穢字定濟泉州南安人祖凱父浚並進士爲部郎穢年十六舉鄉試二十成

進士弘治中授行人出行襄府半道聞母病請入京省視再往竣事禮部尙書劉春曰無害於若而可教孝奏許之浚後遷山東鹽運司同知娶繼妻私其二奴浚聞將治之遂暴卒櫬心疑未發奴遽亡去久之偵一奴逃德化縣僑巨姓家櫬微行往伺奴出袖鐵椎擊殺之而其一不可跡矣櫬不欲見繼母葬父畢號慟曰父讎尚在何以爲人乃裂衣冠屏妻子出宿郊墟間蓬首垢面饑寒風雨不知就避親戚故人率目之爲狂櫬終不自明也子憲卒不哭或詰之則垂涕曰我不能爲子敢爲父乎繼母卒乃歸蓋自廢自罰者三十五年又十五年而卒

楊成章道州人父泰爲浙江長亭巡檢妻何氏無出納丁氏女爲妾生成章甫四歲泰卒何將扶櫬歸丁氏父予之子而奪其母母乃剪銀錢與何別約各藏其半俟成章長授之越六年何臨歿授成章半錢告之故成章嗚咽受命旣冠娶婦月餘卽執半錢之浙中尋母母先已適東陽郭氏生子曰珉而成章不知也徧訪之無所遇而還弘治十一年東陽典史李紹裔以事宿珉家珉母知爲

道州人遣珉問成章存否知成章已爲諸生乃令珉執半錢覓其兄會有會稽人官訓導者嘗設教東陽爲珉師與成章述珉母憶子狀成章亦往尋母遇珉於江西舟次兄弟悲且喜各出半錢合之益信遂俱至東陽母子始相聚自是成章三往迎母不遂棄月廩赴東陽侍養及母卒廬墓三載始返至嘉靖十年成章以歲貢入都珉亦以事至乃述成章尋親事上之吏部請進一官部臣言成章孝行兩地已勘實登之朝覲憲綱珉言非謬昔朱壽昌棄官尋母宋神宗詔令就官今所司知而不能薦臣等又拘例而不請旌真有愧於古誼請量授成章國子學錄賜珉花紅羊酒制曰可

謝用字希中祁門人父永貞生母馬氏方姓永貞客外嫡母汪氏妬而嫁之遂生用永貞還大恨抱用歸寄乳隣嫗汪氏收而自鞠之踰年亦生子均愛無厚薄用旣冠始知所生密訪之則又改適不知其所矣用遍覓幾一載一夕宿休寧農家有寡嫗出問曰若爲誰用告以姓名及尋母之故曰若母爲誰曰馬氏曰若非永貞之子乎曰然嫗遂抱用曰我卽汝母也於是母子相持而哭時弘

治十五年四月也用歸告父并其同母弟迎歸居別室孝養二母曲盡其誠後  
汪感悔令迎馬同居訖無間言永貞卒用居喪以孝聞隣人失火延數十家將  
至用舍風反火息用時爲諸生督學御史廉其孝列之德行優等月廩之

何競字邦植蕭山人父舜賓爲御史謫戍廣西慶遠衛遇赦還好持吏短長有  
鄒魯者當塗人亦以御史謫官稍遷蕭山知縣貪暴狡悍舜賓求魯陰事訐之  
兩人互相猜縣中湘湖爲富人私據舜賓發其事於官奏覈之富人因奏舜賓  
以戍卒潛逃擅自冠帶章並下所司覈治魯隱其文牒詭言舜賓遇赦無驗宜  
行原衛查核上官不可駁之會舜賓門人訓導童顯章爲魯所陷論死下府覆  
驗道經舜賓家入與謀魯聞之大詬曰舜賓乃敢竄重囚發卒圍其門輒捕舜  
賓徑解慶遠又令爪牙吏屏其衣服至餘干宿昌國寺夜以濕衣閉其口壓殺  
之魯復捕舜賓妻子競與母逃常熟匿父友王鼎家已而魯遷山西僉事將行  
請皆踴躍願效命乃各持器伏道旁伺魯過競袖鐵鎌奮擊騎從駭散仆其輿

裸之杖齊下曜兩目鬚髮盡拔競拔佩刀砍其左股必欲殺之爲衆所止乃與魯連鎖赴按察司而預令族父澤走闕下訴冤僉事蕭翀故黨魯嚴刑訊競竟大言曰必欲殺我我非畏死者顧人孰無父母且我已訟於朝非公輩所得擅殺噬臂肉擲案上含血噀紗面一堂皆驚會競疏已上遣刑部郎中李時給事中李舉會巡按御史鄧璋雜治諸人持兩端擬魯故屏人衣食至死競部民歐本屬知縣篤疾律俱絞餘所逮數百人擬罪有差競母朱氏復撾登聞鼓訴冤魯亦使人馳訴乃命大理寺正曹廉會巡按御史陳銓覆治廉曰爾等何歐縣官競曰競知父讎不知縣官但恨未殺之耳廉以致死無據遣縣令揭棺驗之驗者報傷而解役任寬慷慨首實且出辯賓臨命所付血書於是衆皆辭伏改擬魯斬競徒三年法司議競遣戍且曰魯已成篤疾競爲父報讎律意有在均俟上裁帝從其議戍競福寧衛時弘治十四年二月也後武宗登極肆赦魯免死競赦歸又九年卒競自父歿至死凡十六年服衰終其身

王原文安人正德中父珣以家貧役重逃去原稍長問父所在母告以故原大

悲慟乃設肆於邑治之衢治酒食舍諸行旅遇遠方客至則告以父姓名年貌  
冀得父踪跡久之無所得既娶婦月餘跪告母曰兒將尋父母泣曰汝父去二  
十餘載存亡不可知且若父毗耳流落何所誰知名者無爲父子相繼作羈鬼  
使我無依原痛哭曰幸有婦陪母無以兒爲念兒不得父不歸也號泣辭母  
去遍歷山東南北去來者數年一日渡海至田橫島假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  
午炊莎和肉羹食之一老子至驚覺原告之夢請占之老子曰若何爲者曰尋  
父老子曰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肉和之附子膾也求諸南方父子其會乎  
原喜謝去而南踰洛漳至輝縣帶山有寺曰夢覺原心動天雨雪寒甚臥寺門  
外及曙一僧啓門出駭曰汝何人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之乎曰不識也引  
入禪堂憐而予之粥珣方執爨竈下僧素知爲文安人謂之曰若同里有少年  
來尋父者若倘識其人珣出見原皆不相識問其父姓名則王珣也珣亦呼原  
乳名相抱持慟哭寺僧莫不感動珣曰歸告汝母我無顏復歸故鄉矣原曰父  
不歸兒有死耳牽衣哭不止寺僧力勸之父子相持歸夫妻子母復聚後原子

孫多仕宦者

黃璽字廷璽餘姚人兄伯震商十年不歸璽出求之經行萬里不得蹤跡最後至衡州禱南岳廟夢神人授以纏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二句一書生告之曰此杜甫春陵行詩也春陵今道州曷往尋之璽從其言既至無所遇一日入廁置傘道旁伯震適過之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觀見有餘姚黃廷璽記六字方疑駭璽出問訊則其兄也遂奉以歸

歸鉞字汝威嘉定縣人早喪母父娶繼妻有子鉞遂失愛父偶撻鉞繼母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傷乃翁力也家貧食不足每炊將熟卽譏諷數鉞過父怒而逐之其母子得飽食鉞飢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輒復杖之屢瀕於死及父卒母益擯不納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三年大饑母不能自活鉞涕泣奉迎母內自慚不欲往然以無所資迄從之鉞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卒鉞養母終其身嘉靖中卒族子繡亦販鹽與二弟紋緯友愛緯數犯法繡輒罄貲護之終無愠色繡妻朱

製衣必三襲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暖耶里人稱爲歸氏二孝子

何麟沁水人爲布政司吏武宗微行由大同抵太原城門閉不得入怒而還京遣中官逮守臣不啓門者巡撫以下皆大懼麟曰朝廷未知主名請厚賄中官麟與俱往卽聖怒不測麟一身獨當之及抵京上疏曰陛下巡幸晉陽司城門者實臣麟一人他官無預也臣不能啓門迎駕罪當萬死但陛下輕宗廟社稷而事巡游且易服微行無清道警蹕之詔白龍魚服臣下何由辨焉昔漢光武夜獵至上東門守臣郅惲拒弗納光武以惲能守法而賞之今小臣欲守郅惲之節而陛下乃有不敬之誅臣恐天下後世以爲臣之不幸不若郅惲陛下寬仁之量亦遠遜光武也疏入帝怒稍解廷杖六十釋還餘不問巡撫以下郊迎禮敬之

孫清睢陽諸生也幼孤事母孝母歿未葬流賊入其境居民盡逃清獨守柩不去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里人多賴以全正德九年四月河南巡按御史江良貴奏聞并言清同邑徐儀女雪梅嚴清女銳兒皆不受賊污憤罵見殺沐陽諸生

沈麟以知府劉祥縣丞程儉爲賊所執挺身詣賊開陳利害願以身代賊義之  
二人獲釋凡此義烈有關風化宜如制旌表章下禮官先是八年二月山東巡  
按御史張璿奏賊所過州縣有子救父婦衛夫罹賊兵刃者凡百十九人皆宜  
旌表時傅珪代費宏爲禮部言所奏人多費廣宜準山西近例於所在旌善亭  
側建二石碑分書男婦姓名邑里及其孝義貞烈大略以示旌揚有司量給殯  
殮費厥後地方有奏悉以此令從事帝可之至是良貴奏下劉春代珪爲禮部  
竟不請旌但用珪前議并給銀建坊之令亦不復行而旌善之意微矣當是時  
濮州諸生宋顯章浙川諸生李豫皆以孝行著聞流賊過其門不敢犯里人亦  
多賴以全而顯章之死也其妻辛氏自縊以殉知州李緝爲建孝節坊並祠祀  
嘉靖七年豫獨被旌

劉憲靈石諸生也父先亡母年七十餘兩目俱瞽憲奉事惟謹正德六年流賊  
入城憲負母避之城外賊追至欲殺母憲哀告曰寧殺我毋害我母賊乃釋之  
行至嶺後憲竟爲他賊所殺賊縱火焚民居獨憲宅隨爇隨滅同時羅璋遂寧

諸生大盜亂蜀中母爲賊所獲璋手挺長鎗連斃三賊賊舍母去後賊追至璋力捍賊久之力疲竟被執賊憤甚剜心剖肝裂其屍並正德中旌表有李壯丁者安定縣人嘉靖中北寇入犯從父母奔避山谷遇賊縛母去壯丁取石奮擊母得脫前行復遇五賊一賊縛其母母大呼曰兒速去毋顧我壯丁憤手提鐵器擊仆賊母得逃而壯丁竟爲賊所殺正德中賊掠鉅鹿執趙智趙慧之母將殺之智追至跪告曰母年老願殺我慧亦至泣曰兄年長願留養母而殺我智方與爭死而母復請曰吾老當死乞留二子羣賊笑曰皆好人也並釋之

容師偃香山人父患癱疾扶持不離側正德十二年寇掠其鄉師偃負父而逃追者急父麾使遯泣曰父子相爲命去將安之俄被執賊灼其父師偃號泣請代賊從之父得釋而師偃焚死後有劉靜者萬安諸生嘉靖間流賊陷其縣負母出奔遇賊將殺母靜以身翼蔽求代死賊怒攢刃殺之猶抱母不解屍閱七日不變萬曆元年旌表又有溫鉞者大同人父景清有膽力嘉靖三年鎮兵叛殺巡撫張文錦其後巡撫蔡天祐令景清密捕首惡戮數人其黨恨之十三年

復叛殺總兵李瑾因遍索昔年爲軍府効命者景清深匿不出遂執鉞及其母王氏以去令言景清所在鉞曰爾欲殺我父而使我言其處是我殺父也如讎不可解則殺我舒憤足矣賊不聽逼母使言母大罵不輟賊怒支解以休鉞鉞大哭且罵并被殺事平母子並獲旌

俞孜字景修浙江山陰人爲諸生敦行誼嘉靖初父華充里役解流人徐鐸至口外鐸毒殺華亡走孜扶櫬歸誓必報讎蹤跡數十郡不可得後聞已還鄉匿其甥楊氏家乃結力士十數人佯爲賣魚往來偵伺且謁知府南大吉乞助大吉義之遣數健卒與俱夜半驟率卒入楊氏家呼鐸出見縛送於官寘諸法孜自是不復應舉養繼母以終有張震者餘姚農家子也生周歲父爲人所陷將死齧震指語曰某吾讎也汝勿忘震長而指瘡不愈母告以故震誓必報其友謂曰汝力弱吾爲汝殺之未幾讎乘馬出友以田器擊之卽死震喜走告父墓已而事發有司傷其志減死論戍遇赦歸孫文亦餘姚人也幼時父爲族人時行筆死長欲報之而力不敵乃僞與和好共武斷鄉曲時行坦然不復疑一日

值時行於田間卽以田器擊殺之坐戍未幾遇赦獲釋

崔鑑京師人父嗜酒狎娼召與居娼恃寵時時陵鑑母父又被酒數侵辱之一日娼惡言詈母母復之娼遂擊敗母面母不勝憤入室伏牀而泣將自盡鑑時年十三自學舍歸問之母告以故鑑曰母無死卽走至學舍挾刃還娼適埽地且埽且詈鑑拔刃刺其左脅立斃乃匿刃牖下亡走數里忽自念曰父不知我殺娼必累我母急趨歸父果訴於官將繫其母矣鑑至告捕者曰此我所爲非母也衆見其幼不信鑑曰汝等不信請問凶器安在自出刃示之衆乃釋母繫鑑寘獄事聞下刑部讞尚書聞淵等議鑑志在救母且年少可矜難拘常律帝亦貸其罪

唐儼全州諸生也父蔭郴州知州歸老得危疾儼年十二潛割臂肉進之疾良已及父歿哀毀如成人其後游學於外嫡母寢疾儼妻鄧氏年十八奮曰吾婦人安知湯藥昔夫子以臂肉療吾舅吾獨不能療吾姑哉於是割脇肉以進姑疾亦愈儼聞母疾馳歸則無恙久矣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急召我何自苦如

此妻曰子事父婦事姑一也方危急時召子何及且事必待子安用婦爲儼益歎異嫡母歿二十年而生母歿儼廬墓三年嘉靖四年貢至京有司奏旌其門邱緒字繼先鄞縣諸生也生母黃爲嫡余所逐適江東包氏未幾轉適他所遂不復相聞緒年十五父歿事余至孝余疾謹奉湯藥不解衣帶者數月余重感其孝病革與訣曰我卽死汝無忘若母時母被逐已二十年矣一夕夢人告曰若母在台州金鰲寺前覺而識之次日與一人憩於途詰之則包氏故養馬廝也叩以母所向曰有周平者曾悉其事今已戍京衛矣緒姊壻謁選在京遺書囑訪平久之未得一日有避雨於邱門者其聲類鄞人叩之卽周平也言黃已適台州李副使子緒得報卽之台而李已歿其嗣子漫不知前事緒徯徨掩泣於道有傷之者導謁老媒妁王四曰已再適仙居吳義官吳仙居巨族也緒至歷闢數十家無所遇已而抵一儒生吳秉朗家語之故生感其意留止焉有叔母聞所留者異鄉人也恚而咻之生告以緒意叔母者黃故主母也頗憶前事然不詳所往呼舊蒼頭問之云金鰲寺前去歲經之棺已殯寺旁矣緒以其言